

长征路上,有三个地方叫“瑞金”

新华社记者 余贤红 刘芳洲 李亚楠



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堰门镇“长眠坝”，是当年红军战士牺牲被埋葬的地方。新华社记者 李亚楠 摄



来自江西瑞金的“寻亲工作队”在湖南郴州瑞金村无名红军烈士墓前祭拜(2026年3月26日摄) 新华社发(刘翔宇 摄)



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(无人机照片,2026年3月20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

清明时节,一场特殊的祭扫发生在长征路上的三个“瑞金”——江西瑞金市、湖南郴州市仰天湖瑶族乡瑞金村、陕西安康市堰门镇瑞金村。三地相隔千百里,却有共同的名字。这背后是一段悲壮的红色记忆,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奔赴。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2016年10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,是没有出路的民族。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,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,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,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。”

寻访烈士足迹,抚今追昔,总有感动澎湃心间。走进一个个“瑞金”,扑面而来的英雄气,激励着后来人接续奋斗……

以故乡之名,为烈士安魂

默哀,鞠躬,献花,敬奉家乡水土……青山环抱的湖南郴州瑞金村无名红军烈士墓前,山风掠过松枝,来自江西瑞金的“寻亲工作队”,向烈士深情致敬。

“爸爸,你嘱咐我们的事情完成了,他们老家的人都来了。”76岁的高六月满头白发,轻抚父亲高树魁遗像,声音颤抖,一行热泪滑出眼角。

郴州市北湖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晋介绍,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郴县时(今郴州市苏仙区、北湖区),7名从江西瑞金来的战士因伤留守,在瑞丰村村民高树魁家落脚,但因叛徒告密,壮烈牺牲。

上山为战士采药的高树魁闻讯赶回,强忍悲痛,秘密将烈士背到山上合葬。

“父亲常说,他没有兄弟姐妹,这些红军战士就是他的兄弟姐妹。”高六月说,父亲1932年参加本地游击队投身革命,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,回乡后一生务农,去世前叮嘱:今天的生活都是红军拿命换来的,要世代为他们扫墓。

高六月行动不便后,扫墓便由儿子黄高凯接力。通往烈士墓的280多级台阶,黄高凯设了10个扫帚点位,一路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由于当地发生山体滑坡,村里担心红军墓被掩埋,决定将烈士墓迁到这片更开阔的向阳山坡,正

式立碑。这里松竹环绕,静谧肃穆。

一起为烈士迁坟的村民刘文运说,此后每年清明,当地学校都会组织学生扫墓,时间久了,大家都习惯称这里为瑞金村。守护烈士墓,成为一种默契。

深情,凝结于一个庄重的决定。

2016年,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,全体村民一致投票同意,并经乡政府考察、区政府审批等程序,瑞丰村正式更名为瑞金村。村支书黄锦说,改名是为了告慰烈士:“这里就是你们的家,我们,就是你们的亲人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,中央苏区时期,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.3万人参军支前,其中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,3万余人踏上长征路,1.08万名英烈长眠征途,很多只在烈士纪念馆上留下一行字——“北上无音讯”。

43岁的钟燕林是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,也是红军烈士后代,其太外公钟国演跟着红军远征后,就再无音讯。

“有没有人记得他们从何处来?有没有一方土地能安放他们的忠魂,让他们找到回家的方向?”这曾是钟燕林心中“化不开的遗憾”。

随“寻亲工作队”此行到郴州,钟燕林专程到北湖区档案馆查阅资料。尽管他没找到太外公的足迹,却被湖南瑞金村干部群众深深打动。“只要有人记得,记得他们为何牺牲,无论长眠何处,那里,就是他们的归处。”钟燕林说。临别前,钟燕林一行在烈士墓前,小心翼翼地取了七抔土,用红布裹着,一路捧回瑞金市革命烈士纪念馆。

秦巴山区腹地,驱车从陕西岚皋县西南方向往深山行去,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驶一个半小时,翻过一个山头,满眼新绿的山谷里,几排暖黄色房屋映入眼帘。

这里是又一个“瑞金村”。

岚皋县档案史志馆干部邱洪安介绍,新中国成立前,这里叫七步沟。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途经七步沟,遭遇地方民团,一名红军小战士中弹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,当地为纪念红军,把战士埋葬的沙滩叫作“长眠坝”,把七步沟更名为瑞金村。

清明节前,不少游客慕名来祭扫。从“瑞金”到“瑞金”,魂飞万里,归处有亲。

与故都同名,记取一片丹心

长征路上,为什么“瑞金”深入人心?

在高六月心中,“瑞金”是这些红军战士的老家,他们离家那么远,出来打仗是为改变穷苦人的命运。

家住陕西瑞金村附近的陈启桂已经99岁,依然记得红军留宿的场景。“村里人看见当兵的都躲进树林,红军就喊‘老乡莫怕,我们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,回家吧’。第二天早上,老乡们发现缸里的水已挑满,柴火已劈好。”

回到共和国摇篮,更能读懂这种深情。

95年前,我们党在瑞金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—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。

正是从瑞金开始,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。

“在瑞金方言里,‘苏维埃’谐音‘是为我’。”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讲解员黄露芬说,苏区时期,党带领人民创造了“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”。

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有这样一个对比:国统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%,而苏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60%。

开展土地革命、积极兴修水利和道路,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……

“工农翻身做了主,保佑共产党万万岁”,老百姓把对党的深情唱进了山歌,更体现在行动上。在瑞金,全市240多个村(社区)中,牺牲百人以上红军烈士村达65个。苏区时期,参军参战的赣南儿女93万余人,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。

2017年,记者曾在赣县采访百岁老红军钟祖韶。他说,当年一家没饭吃,红军来了才有地。动情处,钟祖韶情不自禁唱起在瑞金学的《国际歌》:“起来,饥寒交迫的奴隶!起来,全世界受苦的人!”

红军烈士后代杨青山,曾是瑞金叶坪镇大胜村的一名驻村干部。脱贫攻坚期间,个别村民一度不同意村里拓宽公路,杨青山两次上门做工作,却连吃“闭门羹”。直到一天雨夜,村民打开门,看见在路上摔成“泥猴子”的杨青山,二话不说,当场签字。

“只要真心为百姓着想,就能赢得群众认可。”杨青山认为,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,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,这是苏区精神永远扎根民心的根本所在。

承先辈之志,走好新长征路
山高路远,基础薄弱,三个“瑞金”所在的革命老区,发展相对不充分。但

这里的干部群众血脉中始终流淌着艰苦奋斗的基因,延续着一往无前、敢于牺牲的英雄气。

在瑞金市泽覃乡希平村,记者见到了乡党委书记胡佰林。“好山,好远,好偏……”初到泽覃,这里没有一寸柏油路,人口空心化严重,发展现状令他感到忧虑。他坦言很急,但又急不来,“做梦都想发展”。

急不来就沉下去。他一头扎进山村,4年时间,带领当地干部群众修路100公里,修桥25座,硬是把全乡面貌“翻了个个”。过去冷冷清清的希平村,去年半年吸引30万游客。

“跟红军枪林弹雨相比,实在找不到不拼的理由。”胡佰林的日常工作排得满满当当。

说起瑞金,从干部到群众,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就是“一定要谋发展,一定要做出个样子”。

千里之外的陕西瑞金村,同样有个“拼命三郎”。

退休前一直在电力系统工作的刘兴前,脱贫攻坚开始后,主动请缨回瑞金村工作,并当选村委会主任。

为发展产业,他顶着质疑声,在撂荒地种下第一株茶苗;茶园遭洪灾,就从头再来,直到办起现代化茶厂……从小听红军故事的他靠着一股“拼劲”,带动35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,甩掉了贫困村的“帽子”。2021年,刘兴前被授予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。

敢想敢拼,奋跃而上。有的规模化种魔芋,有的搞养殖业……近年来,瑞金村出现更多致富能人,带动村产业规模多年居全镇前列,被评为安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“担了瑞金的名,就要有红军不怕苦、不怕累的精气神,做出成绩来。”刘兴前说。

信念坚定,就能无往不胜。长征是这样,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亦如是。

湖南瑞金村海拔一千多米,地形陡峭,往年一到枯水季,缺水是大问题。

党员干部带头,背着干粮上山,把周边山头找了个遍,最终在岩石缝隙中找到珍贵水源,为村里引来甘泉。

山河清明,饮水思源。三个“瑞金”,标记长征轨迹,更激荡一种精神,激励人们续写新的时代传奇。

新华社南昌4月6日电